

文稿

女作家的紅樓續作溯源

吳宇娟\*

一、顧太清與《紅樓夢影》

《紅樓夢影》是《紅樓夢》三十餘種續書之一<sup>1</sup>，也是清人撰寫的《紅樓夢》續書中較晚出現的一種。光緒三年(1877)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書坊刊行，扉頁上刻有「雲槎外史新編 紅樓夢影 光緒丁丑校印 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書坊發兌」的字樣，卷首則有《紅樓夢影·序》，署為「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七月之望西湖散人撰」，此書共有二十四回，約十三萬餘字<sup>2</sup>。關於此書的作者，直到 1989 年以前，都是處於朦朧未明的狀態；或是認為無名氏所撰，如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謂：

清無名氏撰。題雲槎外史新編，亦題西湖散人撰。<sup>3</sup>

或僅能溯及扉頁題作「雲槎外史」編，甚且以為是「西湖散人」所撰。例如 1988 年北京大學出版的《紅樓夢影》·〈點校說明〉：

《紅樓夢影》是清人所撰紅樓續書中較晚的一種，成書於咸豐(1851-1861)末年。作者署名根據原書扉頁題作「雲槎外史」，原書每回前題「西湖散人撰」，與雲槎外史當為一人。<sup>4</sup>

至於誰是雲槎外史？誰又是西湖散人？則無考證說明。

---

\*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

<sup>1</sup> 孫楷第在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中著錄《紅樓夢》為十七種；一粟在《紅樓夢書錄》中著錄續書為三十二種；胡文彬在《紅樓夢敘錄》裡對續書增補一粟未收的八條新材料；馮其庸、李希凡主編《紅樓夢大辭典》對續書刪節之後，存留著錄續書四十種。這些《紅樓夢》續書儘管種目繁多，內容各異，但依然有其共通之處：在乾隆、嘉慶年間續書形式大多以長篇為主；同治、光緒以後續書形式則改以短篇為主。

<sup>2</sup> 《紅樓夢影》，古本小說集成本，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，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丁丑年(1877)京都聚珍堂刊本影印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。以下關於《紅樓夢影》引文皆是採用此版本，因為此版本為原刊行之原版。

<sup>3</sup> 見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，台北：廣雅出版社，頁 141。

<sup>4</sup> 見《紅樓夢影·點校說明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，1988。

直至 1989 年趙伯陶在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<sup>5</sup>一文中提出，「雲槎外史」乃是著名女詞人太清，撰序者「西湖散人」則是其閨中密友、錢塘才女沈善寶（湘佩）。其他研究太清或紅樓學者，如張璋、張菊玲、趙建忠等爾後都曾撰寫專文呼應此論<sup>6</sup>。

根據日本所藏太清《天游閣集》<sup>7</sup>詩卷七中有〈哭湘佩三妹〉五首，其中的第二首這樣寫到：

紅樓幻境原無據，偶爾拈毫續幾回。長序一篇承過譽，花箋頻寄索書來。

（太清自注）：余偶續《紅樓夢》數回，名曰《紅樓夢影》，湘佩為之序，不待脫稿即索看。嘗責余性懶，戲曰：「姊年近七十，如不

<sup>5</sup> 詳見趙伯陶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，載於《紅樓夢學刊》1989 第三輯，頁 243-251。

<sup>6</sup> 張璋〈八旗友才女 西林一枝花--記清代滿族女文學家顧太清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6 第三期，頁 108-115；張菊玲〈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《紅樓夢影》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1997.2，頁 3-18、〈西林春(顧太清)著《紅樓夢影》考證〉，《滿族歷史與文化》，頁 256-266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，1996；趙建忠〈新發現的鐵鋒夫人續書《紅樓覺夢》及張船山有關資料敘錄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5 第二輯，頁 336-343。

<sup>7</sup> 日本收藏《天游閣集》刊登在杏雨書屋編《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》，為昭和六十年(1985)五月刊本。該抄本是收錄太清詩詞最齊全的藏本，抄本書寫嚴整，存詩七卷，共錄詩 767 首；存詞六卷，收詞 313 首，為早期抄本。日人內藤炳卿為明治時代著名學者，恭仁山莊為其晚年隱居住宅，內藤歿後，其藏書出讓於杏雨書屋，其中《天游閣集》與《東海漁歌》的書影均刊載在《新修恭仁山莊書影》。胡文楷《歷代婦女著述考》則著錄風雨樓叢書本、西泠印社本、竹西館本，《清史稿藝文志》則著錄《天游閣集》五卷。有關日本所藏的版本的考證，可參閱趙伯陶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，載於《紅樓夢學刊》1989 第三輯，頁 243-251；金啓琮〈詩友高誼滿學佳話--憶《天游閣集》學訪記〉，收入〈愛新覺羅氏三代滿學論集〉，呼和浩特：遠方出版社，1996；張菊玲〈日本藏鈔足本《天游閣集》訪書前後〉，收入《曠代才女--顧太清》，頁 7-19；張菊玲〈西林春（顧太清）著《紅樓夢影》考證〉，《滿族歷史與文化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，1996，頁 256-266；張璋〈顧太清弈繪著作版本考〉，收入《顧太清·奕繪詩詞合集》，頁 702-706。根據研究者的考證顯示，日本內藤炳卿所收藏的《天游閣集》係小字鈔本，共七卷，是現存《天游閣集》原鈔足本，此本多出陳士可收藏（為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鈔本）所缺的第四卷及第六卷、第七卷，據張菊玲推論大約在 1902 年由日人內藤炳卿祕藏，《天游閣集》全帙鈔本大約在 1900 年義和團運動中從榮王府遺佚。

速成此書，恐不能成其功矣。」<sup>8</sup>

太清在此詩後注文已經提到撰寫《紅樓夢影》之事，且述及由沈湘佩作序，更得知湘佩索看《紅樓夢影》之時，此書尚未完全脫稿，正可印證《紅樓夢影·序》所說：

今者雲槎外史以新編《紅樓夢影》若干回見示，披讀之下，不禁嘆絕<sup>9</sup>。

從《紅樓夢影·序》自署為「咸豐十一年辛酉在七月之望西湖散人撰」而論，沈湘佩逝世時間為同治元年(1862)，序文的撰寫在湘佩逝世的前一年，即咸豐十一年(1861年)，時間正好符合太清「湘佩為之序，不待脫稿即索看」之說。太清在〈哭湘佩三妹〉五首之三，明確提及沈湘佩逝世時間為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：

談心每恨隔重城，執手依依不願行。一語竟成今日讖，與君世世為兄弟。

(太清自注)：妹沒於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。余五月廿九日過訪，妹忽言：「姊之情何以報之？」余答曰：「姊妹之間何言報耶？願來生吾二人仍如今生。」妹言：「豈止來生，與君世世為弟兄。」余答曰：「此盟訂矣。」相去十日，竟悠然長往，能不痛哉！<sup>10</sup>

更何況沈湘佩為錢塘人(今浙江杭州)，自稱為「西湖散人」，則與出身地理相應取名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亦是文人常見之舉。

再者，日人內藤炳卿所藏(即現今日本杏雨書屋藏本)<sup>11</sup>《天游閣集》抄本詩七·首頁署名「雲槎外史太清春著」；又《天游閣集》之《東海漁歌四》抄本頁首亦是署名「雲槎外史太清春著」，由此可知「雲槎外史」確為太清別號。另外太清在《天游閣詩集》卷六(日藏本)所寫〈消寒詩九首·

<sup>8</sup> 見《天游閣詩集》卷七，頁169。張璋《顧太清·奕繪詩詞合集》已把日本所藏太清《天游閣集》卷七收入其中。

<sup>9</sup> 見《紅樓夢影·序》，頁2。

<sup>10</sup> 張璋《顧太清·奕繪詩詞合集》已把日本所藏太清《天游閣集》卷七收入其中，見《天游閣詩集》卷七，頁169。

<sup>11</sup> 同註7。

與少如、湘佩同作），後來全然未作更動地應用在小說《紅樓夢影》第十九回〈梅花雪啜茗懷人 消寒詩食瓜奪彩〉之中<sup>12</sup>。趙伯陶與張菊玲均認為太清僅引用〈消寒詩〉入《紅樓夢影》之中，其實同卷〈小游仙效西崑體〉詩<sup>13</sup>亦被太清運用在《紅樓夢影》第二十二回寶玉的扇面題詞上，即是：

舊曾遊處記分明，曲曲闌干接上清。白玉仙壇留月照，紫蘭新種帶雲根。誰遺紅豆歌芳樹，自有青鸞降碧城。銀漢影斜輕露下，水晶簾捲坐吹笙。<sup>14</sup>

而且〈以文擬歸詞四題各限韻〉四首七律<sup>15</sup>也被全部採錄在小說同回賈蘭的扇面題詞上<sup>16</sup>，如下：

〈捲簾待燕〉

東風影裡罷梳頭，窗外呢喃聽不休。藻井待棲雙玉剪，筠簾初上小銀鈎。移將軟語商量定，似有柔情婉轉留。銜得新泥重補葺，餘香猶記舊妝樓。

〈對鏡簪花〉

初晴小雨柳纖纖，曉起臨妝暖氣添。欲效遠山眉淡掃，喜簪嫩蕊手輕拈。鴉鬟翠膩雲三繞，鸞鏡光涵月一鑒。甲煎濃薰頻顧影，為留香久自垂簾。

〈剪燈聽雨〉

羅衣初換舊輕綃，一瓣心香手自燒。不解離愁栽荳蔻，為聽驟雨種芭蕉。銀鈎字細書清楚，紅燭風微影動搖。賦到秋聲人意懶，已涼天氣乍長宵。

〈倚闌垂釣〉

手倦停針夏日長，綠陰深護小橫塘。參差荇藻朱魚隱，曲折闌干翠

<sup>12</sup> 見《紅樓夢影》第十九回，頁 352-356。

<sup>13</sup> 見《天游閣詩集》卷六，頁 148。

<sup>14</sup> 見《紅樓夢影》第二十二回，頁 396。

<sup>15</sup> 見《天游閣詩集》卷六，頁 157-158。

<sup>16</sup> 見《紅樓夢影》第二十二回，頁 400。

蓋張。倒映靚妝花妒色，慢沉香餌水搖光。借他短釣消炎暑，受用  
臨池六月涼。

根據以上種種證據顯示--「雲槎太史」即為太清，而「西湖散人」則是沈湘佩，至此可以確定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必為太清。值得注意的是《紅樓夢影》中太清轉用自己的詩作，全部集中在《天游閣詩集》卷六的作品，此卷的寫作時間為道光二十二年壬寅(1842)至咸豐四年甲寅(1854)的時段<sup>17</sup>，即太清四十四歲至五十六歲之間，因此可以推測《紅樓夢影》的撰寫時間不會早於此間。張菊玲則是推斷太清是在六十歲，即咸豐八年戊午(1858)前後開始寫作小說，根據的理由何在？她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<sup>18</sup>。

至於《紅樓夢影》每回前皆題「西湖散人撰」的原因，金啓琮在《滿族研究》·〈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與著名滿學家金啓琮聚談紀要〉一文裡曾說：

刻本每回前題西湖散人撰，那是為了紀念湘佩的假托。湘佩卒於同治元年，《紅樓夢影》光緒三年始刊行。湘佩去世時，《紅樓夢影》尚未成書。<sup>19</sup>

沈湘佩對於太清《紅樓夢影》的成書本有督促之功<sup>20</sup>，所以太清可能為了感念沈湘佩之情，於是在每回前題「西湖散人撰」，以茲紀念。此種推測不僅吻合世態常情，也頗為能為後人接受。

## 二、其他女作家的紅樓續作--《紅樓覺夢》與《續紅樓夢》

<sup>17</sup> 因為《天游閣詩集》是以時間為排序，所以卷五有〈壬寅元旦試筆〉一首，而卷六第五首標明〈壬寅中元攜釧出兩兒致祭先夫子園寢〉，壬寅為道光二十二年(1842)，可知卷六寫作時間是從此年開始；又卷六最末一首為〈哭定郡王筠鄰主人咸豐四年九月十六·十五日蝕星隕〉，已經明白標示咸豐四年(1854)的時間，因此此卷的寫作時間應為 1842-1854 的時段。

<sup>18</sup> 見張菊玲《曠代才女顧太清》，頁 26。

<sup>19</sup> 見〈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與著名滿學家金啓琮聚談紀要〉，《滿族研究》1993 第三期。瀋陽：遼寧省民族研究所。有關沈湘佩為《紅樓夢影》寫序是在此書未完成之前的論證，在前文已述及，可參考註 8 與註 9。

<sup>20</sup> 參見張菊玲〈西林春(顧太清)著《紅樓夢影》考證〉，收錄於《滿族歷史與文化》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，1996·8，頁 256-266；〈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《紅樓夢影》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1997·2，頁 3-18；〈為人間留取真面目--論晚清女作家西林春〉，《歷史月刊》1997·8，115 期，頁 107-116；《曠代才女--顧太清》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2.1。

至於趙伯陶在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的結語曾認為：「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是清季著名的女詞人太清，也可能是諸多(紅樓)續書作者中的唯一女性」<sup>21</sup>。其實此說並非正確，只能說--太清的《紅樓夢影》是現今傳世唯一由女作家所寫作的紅樓續書；因為清代尚有鐵峰夫人撰寫的《紅樓覺夢》與彭寶姑著作的《續紅樓夢》二書，只可惜二書皆已遺佚失傳。

梅成棟的《梅樹君先生文集》中敘錄有〈紅樓覺夢弁詞〉一文，其詳細內容如下：

近歲，曹雪芹先生所撰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幾於不脛而走。屬在閨門孺稚，覽之者無不心羨神往，以為新奇可喜。大都喜其鋪陳縟麗，艷其奇思柔情。愁香怨粉之場，往往墮人於迷窟，而於當日著書之意反掩。此鐵峰夫人《紅樓覺夢》一書之所以續著也。夫宇宙一夢境也，然非身歷滄桑、備嘗艱苦者，豈易據回長夜超越情塵。今夫人抱絕世才華，而早賦離鸞飲冰茹藥，爰叩色界之晨鐘，破昏途之愛網。其寓意也始於幻終於幻，舉凡前書中未了之緣、未竟之歡，一一為之歸結，人人為之圓滿，使孽海情天無恨不補，而意存規戒，語切勸懲，有善必昌，有惡必罰，借水月鏡花之妙諦，摠勉忠勸孝之苦心。夫儒者區別異端，痛詆仙佛，斥輪回為虛誕，駁鬼神為渺茫。夫人則悟澈根塵會通三教，所謂覺原是夢，夢原是覺，非覺非夢即夢即覺者，與大慈氏色空空色之旨渾合無間。昔普門大士以薰聞妙力發菩提心拯人到岸，有求明悟不犯欲塵者，現三十二應身而為說法，令其成就。今夫人提醒塵夢，點破迷津，其即大士現女兒身而為說法之意乎？嗟乎！夜摩天上自為極樂之鄉，清靜界中盡是明心之士，普願錦繡才子猛省回頭，同登彼岸，則夫人立言之旨為功不淺矣。<sup>22</sup>

<sup>21</sup> 詳見趙伯陶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，載於《紅樓夢學刊》1989 第三輯，頁 243-251。

<sup>22</sup> 因為《梅樹君先生文集》在國內並無典藏，因此只能轉引自趙建忠〈新發現的鐵峰夫人續書《紅樓覺夢》及張船山有關資料敘錄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5 第二輯，

梅樹君(1779-1844)生活於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<sup>23</sup>，〈紅樓覺夢弁詞〉則提出此時期曾有鐵峰夫人續書《紅樓覺夢》的證明，然而此書究竟是何年成書？詳細故事又是如何發展？因為原書已經佚失，又缺乏相關的佐證資料，因此難以確考。

至於鐵峰夫人究竟為何人？從現有的文獻資料考察推測，應為錢塘閨秀武懿。有關此人的生平事略，根據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、《閨秀詞鈔》、《小黛軒論詩詩》、《全清詞鈔》、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各書著錄的資料彙整歸納<sup>24</sup>，大略可得知武懿號鐵峰，錢塘人(今浙江杭州)，為鹺尹(即鹽大使)陳嘉幹的妻室，著有《秋訊齋詩稿》。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中收錄有武懿題詞二首，署名為「陳室 錢塘武懿 鐵君」，由此可知武懿除了號「鐵峰」之外，另有字號為「鐵君」，其題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注云：

正始名傳繼二南，聖賢學問大乘談。天花散雨人間滿，萬古嫵媛一寶函。

風範何須說謝庭，一門詩畫更傳經。非常人建非常事，尤勝蛾眉拜阮亭。<sup>25</sup>

根據趙建忠《紅樓夢續書研究》一書的考證，他認為鐵峰夫人(即武懿)的生活時間，大約在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或者是嘉慶初年的區段：

關於她的有關生平，天津水西莊研究會韓吉辰先生曾告知筆者一則軼聞：「鐵峰夫人早寡，筆曹雪芹生年早，而卒年要晚」。如果此傳聞確實，那麼〈紅樓夢弁詞〉中提到的「近歲」則大致可以推出依

---

頁 337。

<sup>23</sup> 梅樹君，字吟齋，號成棟(1799-1844)，著有《吟齋筆存》三卷，編選《津門詩鈔》三十卷，另外大陸近來曾出版《梅樹君先生文集》，但此書在台灣則未見收藏。

<sup>24</sup> 見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卷十一：「武懿，號鐵峰，浙江錢塘人。鹽大使陳嘉幹室，著有《訊秋齋詩稿》。」頁十五上；《閨秀詞鈔》卷十二：「武□□，□□字鐵峯，□□人。錢塘陳□室」頁 20 下；《小黛軒論詩詩》卷上：「武懿，字鐵峯，錢塘人。歸陳鹺尹嘉幹，著《訊秋齋詩稿》。」頁 24；《全清詞鈔》：「武氏，字鐵峯，適錢塘陳氏。」；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卷十一：「懿，號鐵峯，浙江錢塘人，鹽大使陳嘉妻。」頁 400。

<sup>25</sup> 見《國朝閨秀正史集》題詞，頁 12 上。

各時間範圍。另外這則軼聞與弁詞中關於鐵峰夫人早寡的描述也是較為吻合的。按，關於曹雪芹的生卒年，一般認為，他大約生於康熙末年，而卒於乾隆壬午或癸未、甲申年，鐵峰夫人如果出生在曹雪芹之先，卒年又在曹雪芹後，我們假定她活的更長一些，則她的卒年可能已到乾末嘉初，這樣，大致推考《紅樓覺夢》最遲的成書及問世時間在程刻本梓行前後是較為適當的。<sup>26</sup>

但是武懿既然在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裡留有題詞，推測其生活年代大概與惲珠(1771-1833)前後，其生活的下限應為道光年間；而且〈紅樓覺夢·弁詞〉一文作者梅樹君又是生活於乾隆、嘉慶、道光期間，所以武懿的生卒年，推論約莫在此時較為適當。另外在〈紅樓覺夢弁詞〉提及「舉凡前書中未了之緣、未竟之歡，一一為之歸結，人人為之圓滿，使孽海情天無恨不補」之語，則可歸納出《紅樓覺夢》的結局應為大團圓的設計，至於這類早期的紅樓續作--即圓夢補恨的內容，大都蜂起在乾嘉之際，因此《紅樓覺夢》一書，應該也是此時期的作品。

至於彭寶姑著《續紅樓夢》一書之說，則被紀錄在孫桐生編輯《國朝全蜀詩鈔》中<sup>27</sup>。該書凡例共有十條，其中第六、第九、第十條云：

論人必於身後，詩文亦然。集中所錄均係已往之人，且以杜標榜聲氣之弊，惟其中偶有一二人，年深塗遠莫定存否，未能割愛暫定簡端，非敢自亂其例也。(六)

集中名次先後，悉依科名序列。其有諸生、布衣，則按時代以編之，方免混淆。(九)

《全唐詩》末卷附以婦女、方外，茲編亦仿其例。且以見我朝文教涵濡，凡閨閣名媛、縉流羽士，莫不宜風雅而嫻吟詠，於以媲二南之化，且增韻事於無窮也。(十)<sup>28</sup>

在《國朝全蜀詩鈔》卷六十至卷六十二為〈女士詩〉，而卷六十二

<sup>26</sup> 見趙建忠《紅樓夢續書研究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7，頁36。

<sup>27</sup> 孫桐生《國朝全蜀詩鈔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6。影光緒五年孫氏原刻本。

<sup>28</sup> 見《國朝全蜀詩鈔·凡例》卷一。



即載有「彭寶姑」則，總共記錄其詩作〈秋日閒居〉、〈夢遊滕王閣題壁〉、〈武侯祠〉、〈哭女弟又仙〉四首，詩前有略傳：字月遺，成都人。平武教諭維植女。父母歿任所，女隻身扶柩歸里，守貞不字。著有《續紅樓夢》等書。<sup>29</sup>

略傳明白指出彭寶姑曾撰寫《續紅樓夢》一事。《國朝全蜀詩鈔》的序文撰寫時間為光緒元年(1875)八月，成書刻板刊印則在光緒五年六月<sup>30</sup>。依據凡例所載書中名次先後有功名者依科名序列，其餘則按時代先後編次；又依「集中所錄均係已往之人」的原則，則彭寶姑應是光緒之前的人。彭寶姑放置在〈女士詩〉的最後一卷，此卷卷首前三人為陳慧珠(張問安之妻)、林佩環(張問陶之妻)、楊繼端(張問萊之妻)三位妯娌的作品；陳慧珠有《丁酉出度》詩，丁酉為乾隆四十二年(1777)，楊繼端則有〈乙丑七月，夫子權新河二尹，天旱禱雨應期至，志喜〉詩，乙丑為嘉慶十年(1805)；另外第八位是黃緇容，其略傳記載：「字、里未詳，道光乙未題於綿州沉香舖，竟不知何人也。」道光乙未即為道光十五年(1835)；而此卷第十五位才是記載彭寶姑，若綜合上述年代推算，彭寶姑的生活空間最早莫過於道光期間。

《國朝全蜀詩鈔》的編撰者孫桐生原本就是紅學專家，因此有關彭寶姑這則資料其實是彌足珍貴可信<sup>31</sup>。可惜彭寶姑《續紅樓夢》已遺佚，關於原書的樣貌如何？又是從何處續起？已經無從可考。

<sup>29</sup> 見《國朝全蜀詩鈔》卷六十二·〈女士卷〉，頁719。

<sup>30</sup> 見《國朝全蜀詩鈔·序》，影光緒五年孫氏原刻本。

<sup>31</sup> 孫桐生在同治五年(1866)於《紅樓夢》甲戌本第三回題寫批語；同治十二年(1873)撰寫《妙復軒評紅樓夢》卧雲山館刊本序文；光緒二年(1876)撰寫《妙復軒評紅樓夢》卧雲山館刊本跋文；光緒七年(1881)《妙復軒評紅樓夢》卧雲山館刊本刻成，并題詩一首，此書即為《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參見劉世德〈彭寶姑——一位《紅樓夢》續書的女作者〉頁72-73《天府新論》1992·第4期；成都：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。